文

佔畢齋集

卷之七

中毀作申

佔畢齋文卷之二

日本國居士重俊字說

日本使者師川竣事將還以居士重俊之請求字於余而並徵其說余惟朋友字之古也僕處箕封居士處日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奚知其爲人而敢居朋友之列耶雖然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僕幸與居士並立於天地間雖謂之朋亦可也請以世英爲字而中其義夫才過千人曰俊智出萬人曰英人之有俊德者必有英才爲才德之不相侔則何以謂之豪傑乎漢之八俊晉之五俊隋

仰起作抑

之兩後唐之四後盖有其實故能享其名今居士
雖假老氏之道以爲服而以古之豪傑者爲重而
慕望嗚呼希聖者聖之徒也希賢者賢之徒也則
希俊者亦豈非俊之流也乎我仰聞師川之言得
其爲人焉其才足以挾千人其智足以兼萬人也
而其尚友之志又如此果能推是智而益勉焉則
前日所慕望如漢晉隋唐之士皆風斯在下矣其
聲英於世曷有已焉登山而求虎入海而尋龍將
於居士爲爭先覩之爲快矣如是豈特爲一時之
英將爲千萬世之英無疑矣重俊毋讓焉

駑駱說

昔莊周感木鴈之事而語其弟子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噫周之欲處其身類吾駱也余家畜一駱馬三年于茲人遠而視之也其體尨然甚大引其蹄占地甚闊倍駑馬三四步鳴則竦首長嘶是則其材也及其迫視也骨節表露飼之日夜而其腹不果馳則臆脊異運而左傾右側使乘者撼四支而沸五內不堪其勞憊性又善驚恒若恐怛雖雀鼠過之而吹鼻蹷息僕夫誤落鞍韉必驚坡注澗驚定而後已是則其不材也余家貧歲又大

歛妻孥不厭糟糠而催糴之吏朝莫到門嗟嗟僇
辱余無以應之命老奚持斯馬鬻諸遠方旬有餘
日而得半價以還余不以半價罪奴而盡歸之大
倉因默誦之曰斯馬也不終始見畜於余者以其
骨節之表露也以其棄人之勞憊也以其性之善
驚也而其易售者以其尨大也以其闊步也以其
善鳴也向若去其所謂不材者而益其所謂材者
則余雖賤喜騎者也芻豆未給而當與余俱飢飽
焉余何遠之有且使牽而過之千戶之里門日售
月衒而無顧之者則吾將付屠肆少年鞣其皮弓

縱絜之
作篩

其筋縱其尾而已欲爲臃腫之木能鳴之鴈奚全其天年不可得也決矣吾以謂不材而棄之人以爲材而收之果可謂材耶雖然吾有所感焉物之離合物之常也是馬始雖見棄於余而卒歸富人之家又能輸其價以償其舊主謂之材未也而謂之不材亦未也吾故曰周之欲處其身類吾駱也

新刋周禮後

周禮周公之作也與周官一篇相爲表裏周官載其槩周禮錄其詳第恨冬官未及成而公亡考工記之補蓋漢儒之陋耳後世遂以此疑非周公之

書殊不知非聖人無以作也中原文獻知尊是書
者無幾況海外乎毋惟夫吾東方講貫者之絶無
而僅有也運值休明　文德大亨是書嘗經印
布而猶不傳于四方帶方尹相公孝孫觀風嶺表
巡至鄙邑慨然語及于是宗直欲成公之志以所
藏鑄本進而請之公欣然卽命分刋于十三邑未
數月而告訖遂鳩其板于淸道郡閣而藏之於是
乎齋紙求印者動以百數噫非公之決於有爲安
得百王經世之典一朝而徧於遐荒晩輩之目邪
況今　聖上方隆至治一政敎一制作皆本於

關雎麟趾之義意一部周禮殆將次第擧行俾東人得見三代之盛於千載之下未必不由今日始也

遊松都錄

高麗氏都松嶽幾五百年而亡當其全盛時君臣歡洽紛澤升平雉堞池觀闕可以示威重而供遊衍也其公卿大夫豪民富商園池第宅包紫霞挽男山鱗錯櫛比雜以僧寮塔廟爭奇鬪麗金碧相輝及我 真主龍興定鼎漢陽而不數期王氏之高高下下經營倚疊者蕩然無遺銅駝荊棘

黍離盈目逮于今八十餘年其遺民少者老老耄壯者冢木已拱又孰從而徵其往日之繁華邪大雅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積之五百年而不足毀之一日而有餘噫王氏之都其可謂今日之殷鑑也歟成化十三年春吾友昌寧成磬叔與仁川蔡耆之陽川許獻之竹溪安子珍夏山曹大虛磬叔之猶子世明世源等休告遊于是余聞之以爲必有行錄焉越明年夏大虛始携以來觀其訪花園而徘徊乎八角殿下想崔鐵圓之贊狂童犯上國及義旗之旋也聚卑塞衢以戈洞門者而入比

所謂自怒曷瘳者也謁大成廟痛土塑之非古釐
瀆福浮屠嘆釋氏用福田之說陷溺人主殫縕覓
功而終亦不免於頹塌至乾德殿抵威鳳樓尙鬱
如昨礎砌乎荒因想八關之會大敞毬庭錦繡千
搖笙歌競沸君臣耽樂連夜達朝至若歌木雞於
玉冠帛綵王之鞚馬窺陰詈於朴淵危文宗之試
驗歷長湍延福寺亭悲文士之輕佻放蕩以致蹀
血朝市放逐君父權臣之禍歷世靡定凡五百年
間昏明成敗之迹觸于目感于懷者罔不收拾之
於錦囊如玉唱而金酬也如塤吹而篪應也如天

馬疑作焉

孫之七襄而春臺之螢雲也余撫卷嘆曰多乎哉鑑誠貽而諷諭著三百篇之旨不越乎是矣諸君方且昵侍經帷以裨益聖聰爲職其於伏細氈箴冊褒之際不暇遠引古昔而以爲履治亂焉龜鑑而啓迪之是錄當有助焉如僕者有志於斯遊亦久矣昔者在朝齷齪然困於卯申不能一出歎羨而壯褫況今邈然繫官於嶺外乎況今齒髮漸衰金馬玉堂之夢日以落寞乎雖然如天之福早脫焉羈而濟勝之具猶有可恃也則踵諸君之遊而和諸君之作誰禦之有

輿地勝覽跋

成化二十一年三月　上命承政院召今平安道觀察使臣成俔忠清道觀察使臣蔡壽洎臣宗直出示宣城府院君臣盧思愼等所進東國輿地勝覽五十卷仍　傳曰是書據祝穆之編提其事要兼采詩文博求而廣記之於國家文獻誠有所益然其間山川及古實恐脫略而諸人之作蒐冗殽雜者頗有之卿等宜更讎校檃括期至於精當其凡則一以大明一統志爲法臣等聞　命兢惶遂開局于　景福宮之弘文館與今典翰臣

李昌臣副正臣申從濩正郎臣金孟性等謹閱元藁而就加刪輯未幾以旱荒而寢之翼年二月復命臣宗直臣昌臣臣從濩俾卒其緒校理臣李宜茂副校理臣俞好仁修撰臣崔溥相踵而同事焉其山川城郭樓臺廟刹訪諸計吏邸主建置風俗人物古蹟質之諸史子集訛者正之缺者載之序記詩銘之有關於沿革創修風土景致者或因或增其非所關者則並削之至若諸司官職州郡姓氏邊徼烽燧特稟 睿裁添入事要天文分野亦考漢書錄于平壤各邑屬縣及鄉所部曲

今廢爲村落者並附古蹟兩界近塞地分及海外
對馬等島亦附連境之地卷首總圖則錄祀典所
載嶽瀆洎名山大川八道各圖則只錄州縣之鎭
山其四至四到並附著于圖面所刪雖非一二而
所增者實衆故更釐爲五十五卷凡八閱月而迺
克完焉臣宗直竊惟中原之地雖偏方小邑莫不
有圖志爲欽蒐討成書其力甚易我東方則自三
國以來朝廷之上尙缺簡籍況郡邑乎今是編之
成出於俗諺見聞采摭之餘而去取莫定又未得
其當然幅員之內古今已然之迹精粗巨細一開

卷而了然在目雖不敢擬一統志而較諸方輿勝覽則實無愧焉以之嘉惠于四方後世未必無小補云

跋金君節對馬島諸詩後

余嘗讀圃隱集霸家臺之詩竊嘆以爲斯作不過記風土叙陰晴而已而其志節恢恢犖犖有非恒人所易窺測然他日經濟之業亦可因是以求其彷彿焉達可誠天下士也及今觀吾君節氏對馬往還諸作夫豈多讓於彼哉仲尼有言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君節氏信乎其可行也

已其在舟中也波濤崩蹙舟航傾仄阽於危亡者不一再而泊然嘯咏如據枯梧於閑齋明窓之下噫其胷中何可量已達可之後吾見是人矣

跋成磬叔觀光録後

自天下觀之全燕一彈丸也自全燕觀之大東一黑誌也吾磬叔氏由黑誌而彈丸其見聞之博洽其言語文章之奇偉浩瀚出於平昔萬萬也其故何哉盖燕非舊日之燕也今為帝王之都東非舊日之東也今為禮義之邦磬叔氏生長乎禮義之邦遊歷乎帝王之都其山河城郭之壯府庫人

物之富禮樂文獻之完麗也光景風俗之融侈也有觸乎目即應乎心有應乎心即發乎文其遊司恢恢若吾胷中素所蘊畜之而習慣者然噫磬叔之於見聞誠博洽矣磬叔之於言語文章信奇偉浩瀚矣爲由燕薊而騁齊魯之遺墟挹楚越之清風觀周秦之故俗其見聞其言語其文章不當如是而止耳若余者終身鬱鬱回翔乎黑誌之地甕天其見襪線其才宜見笑於司馬子長之流也歟歆艷之不足詠嘆之不足於是乎題其錄後而歸之

書金判書小詩後

故判書金文平公吉通嘗花川權相公瑊之詩書於中原之竹絲紙詞致清粹温麗筆勢又姸妙叙絓其孝德也二字類八分判書孝子清陵君順命乃寬育者也得之於花川裝績為軸冐諸壁上朝暮仰口詠心惟以寓夫羹墻之思焉一日出以示宗直宗直嘆曰此纔數寸之簡二十有八字之絕句而亦可見前輩之文雅也然所可見者詩也其所不可見者豈詩之所能盡乎清陵所以終天永慕而不能已焉者宜也記曰父之琴瑟不敢御

手澤存焉尒毋之杯圈不敢飲口澤存焉尒節孝徐先生以父名石終身不敢履石古之仁人君子於前世器用與夫木石微物尚不敢褻之如是況詩者出於性情書者成於心畫乎淸陵所以晨夕起敬而不能已焉者亦宜也吾想夫淸陵旣盡乎職於其身而又遺其子孫使之珍重保護不忍忽棄則金氏繼述箕裘之業將勿替於無窮矣孟子云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吾於淸陵亦云

題李利川裹美諭書後

僕讀兩漢書韙宣章二帝憂民之切也其憂之也

切故其所以待字牧之良者尤拳拳焉勞來流民不怠而賜爵關內侯者膠東相王成也吏民同謂不煩而勸天子詔書者襄城令劉方也論者雖以僞增八萬口而譏成雖以無他異能而少方然而二帝之用心其仁藹如也漢世循良之吏蔚然輩出豈非職此之由耶百世之下亦有其事焉吾同年友雞林李君淸勤人也遭遇 聖明郎署侍從皆所歷敭其分符而治南川也有襄城不煩之效而無膠東增占之詐吏畏民懷一境晏然監司考課每爲畿輔第一我 殿下特降綸綍以褒

奬之就加峻資章服一新父老歡欣四方聳動噫其爲勸不亦多乎哉宣帝功賞之詔章帝安靜之褒不得專美於簡策而王劉之未純斯爲下風矣君名有仁字山叟益齋文忠公之遠胄也文忠之孫寶林在前朝累典名郡其政績去思至今照映人目君之善於治民蓋其家法云

萬卷堂記

古之人有好藏書者雖不可枚數然皆韋布寒素之事也其生長富貴享王侯之樂而嗜書者蓋少而藏書者尤未之聞也其在西京河間獻王以全

鼎彝書所得皆先秦舊書其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而八公之徒俱以方術進率多浮辯豈有操輯故事使先王禮樂不甚論說若河間之爲也河間之後書之厄會屢更焉聚而復散而復聚其聚者不在於老氏藏室道家蓬山則布於韋布寒素之家於是乎益嘆夫獻王之賢爲不可及矣元有天下且百餘年文明之洽靡間華夷駙馬高麗國王自爲世子時來居輦轂好學樂善出乎天性言其貴則世祖之外甥也言其勳則有浴日補天之烈也言其富則以一身而綰兩國之

印也而早厭富貴愛靜好閑視棄其國不翅若脫
屣乃構書堂于燕邸六經諸史百氏之書靡不購
求華匱緹巾十襲以藏森然蔚然與石渠天祿擬
其富天地之道皇王之政生民之紀律盡在是矣
遂扁之曰萬卷堂嗚呼獻王不可見矣得見如獻
王者於千百載之下豈非書籍之大幸耶王以深
衣緇冠游息於斯藏修於斯與大雅君子如姚如
趙如虞諸公周旋講劘於斯其臣如權漢功李齊
賢亦皆東海偉人也雖以余之不肖亦嘗間厠其
間自潘垣而歷庭除自庭際而窺堂奧未嘗不沉

浸漁泳有所得而後出焉王之波及於人可謂盛矣雖然王之用心豈止於此而已耶所貴乎聚書者以其能考究遺典參以胸中之權度時出而為經濟之用也王今雖居閑順養皇上之眷倚不必襄朝廷有大制作召王而訪之當以經禮折衷而敷奏則天下受其賜矣王國距京師幾三千餘里王之在此也其輸載泉布以供王之費其弊甚鉅王能養堂之有馱之以東歸使博士掌故掌之嗣君有疑而咨稟王當稽經諏律援古證今使不失政於其國則東民蒙其澤矣上以著榮於皇朝下

以燕翼於後昆王之令名益震耀於天下後世矣其聚書之利不亦博哉不如是徒對黃卷中聖賢何爲也翰林學士承旨某記

觀海樓記

鐵城之南崖有樓焉逼海之湄不尺不咫巋然翼然若蜃氣結搆而騰空前與撫夷樓隔海相望縣大夫李侯貴美所重新也凡南裔之邑岸大海爲樓臺者不可以一二數然其俯視溟渤無若斯樓之襯切焉成化十一年鈴平尹相公受命觀風于辰韓之遙褶褕英蕩遵海而南既弭節于是登臨

四顧是日也颶母屏氣天日褰開波濤妥帖一碧萬里旌麾旖旎鼓角清雄魚黿鷗鷺遊躍相集相公神怡心曠混希夷起鴻濛髣髴與安期生羨門子附肩以遨平生雲夢彭蠡之胷襟益以恢拓於是乎咏鄒書觀海之語命爲樓扁且題二十八字以形容今日之泰平既而巡至天嶺語及于某而俾爲之記某再拜而復於公曰斯地之雄勝萬古如一日然而朝代或有隆衰而人心之憂樂繫焉某少時薄遊山巖海澨嘗登是樓而望之其東則合浦乃元之征東元帥府也忽敦洪茶丘狐假虎

威憑陵縱蹠湖南數千里亦被殘剝造戰艦督軍餉此爲徵輸之途民物騷然其南則巨濟也自新羅時爲重鎭逮至麗季累經兵燹入烟一空魑魅所宅卷土而僑寓內地者幾百餘年當此之時又焉有斯樓哉雖有之顧登而樂之者誰歟今聖明重熙累洽農桑樂業海徼乂盛合浦轅門貔虎如林拔石挼距人思一戰巨濟舊壤流亡復還戶口倍增更成樂土戍海諸營星羅碁布黃龍五牙檣帆迺海其西之彰善其北之海平牧馬成群雲錦龍山當此之時登斯樓也把酒臨風雖欲

不啻守令守而況相公親領所轄山嶽動搖一喜則一道均蒙其慶一怒則一道俱怵於威春陽秋霜生乎造次乃今覽物興懷歡愉舒暢而海涯之草木禽魚皆被顧眄肇錫斯樓之嘉名而聖賢立言之微旨隱然寓於其中古人弛張之道君子誘導之方斯可謂之兩得也已矣噫異時樓之成毀不可以逆覩然而觀海之釋直與山海同其久長樓名之不朽即公名之不朽也廖侯與某亦獲偕公託名於斯樓幸孰大焉

安陰縣新刻鄉校

朝鮮受帝命于東夏首以闢庠序育人才爲務雖
窮僻遐裔莫不有鄉校由是文明之治度越前古
安陰爲縣介居山谷實小且僻然其登帳之戶洽
一千有奇自减陰徙治于利安且已五十有七年
爲邑如是其久也生齒如是其繁也而學舍至今
未克建生徒貿貿僑寓或僧舍或縣司前後凡六
所最後依於縣宰之廢衙湫隘頹頓非惟師生之
次無別先聖先師憑神之版亦且束之屛處春
秋釋奠始出而陳之以祭嗚呼何其慢易之至於
此耶原厥所以守令則曰簿書期會不遑讀於覽

司足矣吾不知其他學官則曰饔飱供具屬廩官之
矣營繕非吾力所及不肯出一言以勸守令乾沒
之與餔歠相遭強慢縱吏各廢其職觀民風者雖
歲一至焉而生徒爲備烏巾青衿謹於迎候則以
爲不慾於禮漫不問學舍之修廢此所以幾於六
十年而無作之者也哉　殿下即位之四年中
原崔候榮自晉州通判移莅于茲余見仲容方爲
訓導道同志合語及于是慨然有營建之志于時
朝廷有旨令諸道修葺學校見語崔曰時不可失
卜地於縣治之北三里許得寧岩寺舊址林麓幽邃

西勢隆曠東西二川鏘鳴金石合流于巽維宛若
泮水之制兄又語崔曰地不可失遂偕鉞諧協復
材之夫發於儒吏之户陶土之工徵諸遊手之徒
募得良民許遠先立夫子廟規制宏敞是癸巳之
秋八月也未幾崔侯鉞成而還朝平陽申侯允完
繼來其緝督一如崔侯左齋右庖前置修軒明倫
之堂端據其後而東西夾室具焉乃塗其雘周以
崇墉告成于甲午之夏四月又作十二位之神主
奉安新廟既舍菜已大合縣之耆老而落之隣邑
大士咸來觀禮余以兄之故亦往賓席酒一行進

諸生而諭之曰吾東方家塾黨庠無其制而民益
蚩蠢幸值聖明十室之邑皆有學舍以敎子弟每
三載貢其俊秀者二三子之邑獨闕焉無聞豈徒
長民者之責諸君與有愧焉令也連得賢宰而吾
兄無一權力惟以祗順　上意誘導後進爲心
贊二侯終始經度百年闕典一朝而新使諸君春
秋弦誦有游息藏修之所雖欲怠於爲學容何辭
焉諸生應曰諾旣而又告之曰爲學有本原孝弟
是也孝弟也者無所不在諸君在家則有家廟之
事於校則有奠釆之禮其周旋升降讙酳獻酬於

是乎齋其誠在家則有父母於校則有師長其省謁唯諾服勤諫諍於是乎比其敬在家則有兄弟於校則有朋友其友愛恭順麗澤摩勵於是乎推其信苟能是則學不出於黌序而德成藝立他日興於鄉立於朝舉此而措之無所往而不綽綽然矣諸生復應曰敢不書紳以毋隧先生之命遂記子辭以擬夫白鹿洞規云

澄源堂記

甫城李侯甚聃治昌寧之一年弊袪利興吏民畏懷乃撤玉泉僧舍作新堂于客館之東塓垣墻塗

冊牘既畢而吾行適至觀其庭除幽靚窓牖玲瓏連峯聳其左衆樹蔭其前民居八九竹籬茅屋隱映于其後賓客之來登者擺塵歊而挹清風憑欄舒嘯尤宜於望北焉侯執爵而問名於余余謂陸蒲州之言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請以澄源爲扁何如侯笑頷之旣又徵其記余曰昌寧古之火王郡也新羅郡縣以火爲號如密城爲推火靈山爲西火者不知其幾而茲地獨名爲火王豈非以地大民衆甲于火維之列郡故特尊而稱之歟麗後真興王陞爲下州

與上州並置軍主則其爲雄藩劇地可知也已自高麗中葉降而爲縣至今因之然而戶口之阜物産之饒猶夫昔日也且其民俗醇厚綽有遺風爲其長者苟理之得其要則一教條之頒一號令之行民之趨之如子弟之於父兄也夫焉有違忤之患哉政苟通矣則雖有興作可也而弘中燕喜之堂永叔豐樂之亭可以備高明游息之具者四百年來絶無其所顧其廳事賓館面勢側僻堂宇庳陋平時則哿矣當赤熚燒空之日人之至者悶悶然如入深甑中思爽塏而不可得得非火王之所

可愧耶噫前後守宰固難枚數其間公耳忘私者有幾簿書米塩猶不暇給至以大端爲須臾而不遑他顧良可惜也今李侯則異於是曾任湖南之大興以其親庭隔遠欲便迎養亟上章而移莅于玆其本既已端矣爲是堂也不巧購材无而承朝旨借寺材不旁求形勝而求之跬步之隙地一不別徵民力而均役吏戶不日而成其要亦已得矣夫爲己則端其本處事則得其要昌寧雖大且劇何難治之有蒲州所謂澄其源者如斯而已吾想夫昌寧四境之民安於出作入息曾不知官之有是

役一日造於庭則見其前月之荒畦穢壤化而為華甍巨桷也前日之荊榛輿草化而為嘉花異卉也前日之鼪鼯狗彘之蹊化而為磚甃之與甓砌也莫不盱睢嘆息以為茲地之勝顯於今者若此之神其獘於古者誰之咎耶是殆天慳地秘待我侯而發爾余於是益嘆侯為政之不擾操術簡而成功敏宜為長民者楷法設既名之而樂道其善云

迎日縣寅賓堂記

東海之濱有縣曰迎日或稱臨汀盖新羅東表之

地也新羅初渾沌未鑿制度無聞及其中葉賢君
繼作始通中國稽攷彌文朝日夕月載諸國語賓
出餞納紀於堯典以為古昔帝王欽昊天授人時
其設不過如斯而已雖無祖宗之故亦可以義起
官置太史臺崇瞻星而曆象圭測之制隨以寖備
于其時是縣當其暘谷之次故得號以是焉高麗
太祖於代德泓華之際捨臨汀而復今名豈無謂
歟嘗聞縣之東十里有都祈野野有日月池至今
人稱羅時祭天之地此其明驗也諺所傳迎烏細
烏夫婦之說何其不經之甚耶羅人之好怪類是

不足徵也成化十三年中原魚侯得湖以武藝吏能剖竹于兹德孚而人信海晏而歲穰每徘徊倚雲亭以寄勝槩又欲使賓客之來遊者寒於斯暑於斯故更構堂于亭之右而涼房燠室具焉塗塈旣以書抵余請記余嘗泛蓮于蔚城徃徃因蒐兵至其縣而登所謂倚雲亭者縣人曰此舊李使君知命所作也余縱目觀之南五里許有山曰雲攙巑岏紆鬱嘖雲吸霧山中有小性居士之遺蹟焉東北七里許有大海鯨濤接天蜃樓成市即日本之西涯也山若海之間田原廣膴川澤相輝有竝

曰皮幕有亭曰大松沙洲退白松竹送青蒼落桑麻映帶遠通合形補勢以效技於譙門之外暮春而宿焉明日昧爽從倚亭上翹首以望東方雲水一色作明乍暗須臾紅光騰起數十丈而日輪躍出升于天矣余驚而嘆曰今日之環觀真符於縣名矣李侯前輩豪傑之士也故其所規制能覷天之奧若此今侯後李侯幾四十年而能補李侯之所未及而潤色之斯堂之名不可苟同於亭也別以寅賓為扁以配夫縣名噫海內濱海之地非一而登萊之嵎夷為測景之所海東濱海之地亦非一而

雞林之臨汀爲朝日之地侯雖非羲和之官而六
載之間無一日不賓于扶桑之杲日則吾所云不
其中的矣乎侯翁以爲可則斯記可傳否則更求
之當世之能文者而發揮焉可也

仁同客舍重修記代縣監金淀作

仁同石室之邑也其地瀕于洛之東涯實據嶺南
往路之要衝焉非惟皇華之使敷政於南服者往
來相繼也如日本流求九州三島之夷奉琛重譯
而至者朝而送夕而迎四時不絕其廚傳供帳比
之奧郡爲甚鉅邑雖小而其賓館不可自同於鋪

造之制也我　殿下當宁之七年丙申秋某自栢臺左遷分符于茲既至而入其廨舍門無閑階無級視其庭則綫規以尋丈卅其堂則冠簪觸于榱倚其軒則如在區脘中其制褊樸側露如是而又將傾壓其初甚駭焉久之乃慣然而憫憫予其不可居也嗚呼縣之爲縣已數百歲而爲邑長者亦非一二至今因循無改爲之者豈非以民力不可妄用而財費無所出也郵賓客之道于是者畱其易而不畱其難者皆是苟畱其易未嘗不笑之苟畱其難未嘗不恨之且笑且恨未嘗不勗之於

其也故其之欲洒其耻者有年矣然時詘舉贏謀
而復止者再歲月荏苒茲期將迫於是決猶豫詢
父老其揚同於余者衆矣始縮節冗費揆度工程
吏之欲陶瓦民之欲輸材者皆聽其所爲寛其傭
力而補其供饋且選邑之能幹者使董之遂以庚
子十月拓地於舊館之北別建東軒若干楹明年
三月續建廳事于新軒之右迺塗丹雘迺繚垣墉
不侈然以侈不頽然以陋仍修舊館易漫治撓以
爲南廡然後凡行李之至上自賓介下至裝重騶
僕各有攸處一縣之儀觀頓異於舊目矣既置酒

邀容而落之因進吏民而謝曰昔曾爲長府閔子
騫非之甚於六期之間無么麼德及於民而卒勞
之以斯役爾之趨事甚敏而余之愧怍曷有窮已
咸曰惡是何言歟民之生長衣食于玆上御事脩
育無不如志至於雞犬皆得寧謐者 上之息
也所以導 上之息而致之吾民者非使君之
事乎厥今闢黃堂以聽政乃所以宣德化也䟽華
軒以待賓乃所以尊使命也究其要歸則孰非爲
吾民之地耶古人有言不一勞者不永逸又曰以
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使君之爲是舉非爲一己也

乃其俟道也而况吾輩無一旬之勞而有永逸之利其何怨之有某曰爾言過矣余何德以堪雖然不可不使踵余者知之使今日功之未完者賡卒成之以保于悠久而無墜也

密陽鄉社義財記

吾州前通禮門通贊朴侯文孫一日悤然訪余於衡門而語之曰古之人以鄉黨爲重其義云何某曰人之於天壤間不先不後得同一世豈非幸耶然而五方區域之殊絶東西南北之何在與之遇合蓋無時而可期也旣同一世而又同一國旣同一

國而又同一鄉其幸之幸孰大焉子夏有言曰四海之內皆兄弟況乎生同國處同鄉雖非同源共系之人其於情義爲何如哉是以先王畫閭比樹枌榆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驩然有恩以相交繫然有文以相接其不率教者則有不婣不睦不任不恤之刑其沿人情而設教也至矣降及叔季教化陵夷民心淆薄雖親戚昆弟之同里閈者視之如秦越之不相干況非親戚昆弟者乎且以吾東方言之三國之俗不及於箕邦高麗之俗不及於三國當今之俗亦安敢望於高麗

哉舉一隅可知其三侯以吾州而觀之他可類推
矣侯曰噫有是哉雖然秉彝之天千載一日變移
之道特在夫人耳自吾州而復古何如其曰侯之
言及此豈徒一鄉之福其於　聖明風化之助
為甚大但踰末之逕一朝而還淳也難矣侯曰吾
州雖邈在海維去京師甚遠然山川雄秀土壤肥
饒世家士族之保喬木居田園者比他邑為盛凡
吉凶慶吊太小相資之事及良辰吉日同樂太平
之儀不可一不講也且以八鄉六鄉四鄉之制立朝
著而撿鄉風者亦不少往往持節來自過瓏辰省

其迎勞飲餞之禮不可不勤也倘或因是而馴致
厚俗吾之志也某曰無教之之具覩覩於儀物抑
末矣然本之以忠信而爲之不懈循可與其漸革
舊汚矣但其財費出於誰耶侯曰義田義財古有
行之者往歲吾州之望朴相公揵爲方伯㷁撫父
老有加焉逮其還朝也遺之以營中布幾疋穀幾
石於是鄉社諸公議爲永久之畜遂合前日所有
而立爲義財斂歛以時全其本而用其贏歲以爲
恒覩此其大較也某曰可矣所患者典幹非其人
用度失其節則其匱之可指日待矣侯以何道而

使勿替邪侯曰歲之豐歉而直之高下存焉事之
蹟數而用之煩簡係焉在乎隨時適變耳若其與
幹者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以吾州之大而何患
無人無仁義之心者則已苟有之其於風俗歸厚
誰不用其拯斂其永久而勿替也吾恐在是矣其
曰是矣有餘矣遂書以爲記云

内班院記

宦臣之有扃其來尚矣盖取象於天文而傍侍乎
宸極于以掌閨闥之禁通内外之言調劑膳羞掃
除庭户其爲任雖褻而其所關不旣重矣乎宦正

宮伯始於周黃門常侍昉於漢內侍給事見於唐內班殿頭稱於宋雖官號之因革不一然其居之密而職之專則歷代皆同書曰僕臣正罔敢不正其在褻御之臣猶然況中官乎自昔忠謹自持者未嘗不獲福驕傲怙寵者未嘗不罹禍國亦隨之以隆替焉深可畏也已本朝自建都以來置內侍府于迎秋門外又於掖庭永巷之側闢內小亭為承侍給事者夙夜趍蹌之所建我 聖上肇錫名以內班院所以復宋氏之舊也所以別外庭之班也外庭之班則三公六卿下至百執事皆在焉

公卿百執事廷見有時奏事有日自非賜對讓
則伏青規而望清光爲日不多矣非如內班朝夕
燕闥環侍於前後左右君上之一動一靜罔不覩
慣焉夫以側微之賤處深嚴之地其秉心持身宜
何如也忠佞邪正代各有人擇其善者而體之其
不善者而戒之可矣然則勤心納忠多所裨益者
史游也清儉退辱不與武猛者良賀也固辭茅土
慷慨直諫者呂強也稟性忠強排去佞邪者非具
文琛乎天資端愨不尸大勞者非馬存亮乎累請
退休乞毀三司之券張茂則其人也出入禁闥六

十年而循謹無過焉世寧其人也茲數人者身保
寵祿而芳烈垂於後世嗚呼伐柯之則其不在茲
乎至若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援引黨類妬害忠良
聲色技巧嗜權財利凡所以中人主之欲者無所
不至人主不察而一爲所中則假貂璫之飾握樞
機之畫放恣偃蹇莫能禁禦睚眦之嫌必期報復
頻蛉之族亦齒華貴於是黜陟刑賞之柄潛移於
下卒之國家危亂而身伏歐刃自齊之豎貂以至
于漢唐宋之諸宦皆一律也嗚呼覆轍之鑑其不
在茲乎厥今日月中天靡幽不燭中外之臣咸否

必聞況內班之近且習者乎居雖禁密實干于十目所指視之地苟一毫有怠忽之心鮮不及矣雨露之澤爲可以荷冀而雷霆之威焉可以苟免矣夫如是則今之居是院者孰有違伐柯之福而貪覆轍之患者哉然而古人座右之銘誠非虛設故謹承綸音而爲之記云

環翠亭記

昌慶宮之後苑有新亭曰環翠直通明殿之北與岡巒体勢旁橫側展長松萬株環擁而立又植寶竹數千梃以補其隙前臨大內結構參差鴛鱗習

鏤莎階苔甃相助爲翠微之氣自邇而遠則山宗墉之外有闤闠闤闠之外有郛郭郛郭之外有巖岫終南之烟雲東郊之草樹攢青株綠爭效奇於欄楯之下者千萬其狀此亭之所以得名也然其所以爲人主燕息之所則實在彼而不在是焉是亭也一麾九閽之阻聯六寢之邃幽龍寥閴高明爽塏蓋其地自　祖宗置離宮以來儲祥畜祉秘而不發幾至九十餘年適遇我　殿下堂構之秋而儵然有成豈非有所待而然耶退朝清讌之餘往往布玉趾以登法宮之仗一切屛去服夏台之

衣岸光武之幘怡神澄慮與道為謀至若青陽和
暢草木敷榮則感乾坤生物之仁而疲癃鰥寡何
以無飢薰風南來畏景爍空則詠帝舜解慍之操
而滿發清陰何以均施黃落在候萬寶告成則曰
吾民什一之斂不可過制也滕六屑瓊冱氣襲裘
則曰吾民皴瘃之肌不可更勞也凡四時之景一
經于　宸眼者皆取以為發政施仁之資不推
是也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
不為也然則一弛一張之具亦所不廢如欲油經
而質疑鴻碩之儒可以並名如欲選射而觀德夫

拾之士可以耦進于以從容顧問于以講習武備
何莫非君國子民之嘉猷偉範耶此我 殿下
作亭之深意而中和位育之極功是可以馴致也
昔宋孝宗營翠寒堂於禁中嘗召趙雄王淮等奏
事堂下古松數十清風徐來帝曰松聲甚清遠勝
絲竹夫孝宗宋之賢主也平時無燕遊聲色之奉
宮室苑囿之娛而乃建斯堂顧不圖安佚而拳拳
於延訪宰輔以防壅蔽之害其英風雅度至今煒然
於簡策之中今我 殿下聰明仁聖遠過孝宗
而斯亭之設偶與之同前後聖賢規摸制作異世

而同符吁可想已彼奚營雙曜之時壯觀於上陽凝思韶芳之葺重煥於未央皆爲遊畋巡幸之備耳爲是之爲今日道也誠願　殿下毋怠毋荒永宥一心每登眺之際深惧玩愒之易流而必以懷保小民爲祈天永命之實如上所云則我朝鮮億萬世無疆之休寧不在玆乎臣敢以是爲獻成化二十年七月日通政大夫承政院左副承旨兼經筵參賛官春秋館修撰官臣金宗直拜手稽首謹記

風詠樓重營記

尚處洛水之上游而為監司之本營實東南一大都會也皇華賦政之賓日域獻琛之使往来繼屬由竹嶺者不能三之一而率由冠縣州當輻湊之交焉宜其有崇樓傑閣稱儀刑而壯觀瞻抗高明而祛炎溽也此風詠樓不可以不重修也我

殿下十有八年丁未春淳昌薛公順祖握左符于是州覩斯樓之甍桷撓傾欄楯椿閈毛飄于簷雨淋于壁赤白之飾漫漶剥落登之者絃管未懽而恇惧之色可掬慨然欲新之其秋通判高陽申侯礥續至議以克合越明年春農務未興命鳩材而輸

之城中及秋八月始撤舊宇恢拓其制總三十餘日而斤斧𢿜鏝已息其用矣樓之宏敞華麗無與為敵城池閭巷皆有德色而凡境內之山川為鎮為浸者條若增其高深焉公於是介吾友州之教授周君允昌走書徵記於僕僕按州之故元之泰定丁卯重繕館宇位置得宜者牧使金永煦也而記之者謹齋也逮皇明洪武庚戌闢館之東偏作新亭其地者牧使金南得也而名以風詠且記之者牧隱也詩之者陶隱也庚申兵燹亭亦煨燼未幾就其舊址易亭為樓者牧使宋因也而記之者

陽村也今公之重新斯樓也其制謨程功是以追
配乎二金一宋而所以囑其爲記者頋不得班於
四先生之徒弟也歟之何昔韓退之記滕王閣以
詞列三王之次爲有榮耀僕強顔續貂於四先生
之後必賭世人之捧腹將縮恧之不暇又爲有所
謂榮耀哉雖然公之命終不置不敢固辭姑述其
梗槩又從而爲之歌曰舟車之會兮四達之衝冠
蓋結轍兮異邦趍風不有斯構兮宴犒奚托誰能
執熱兮逝不以濯商山蒼蒼兮洛水泫泫前者有
継兮層構輳雲甍紆清洛兮崒嵂商顔導昌之續

兮依久不刊

映湖樓重新記

映湖永嘉之名樓也其江山瑰偉之觀雖或讓於晉之矗石密之嶺南然而同據洛水之岸在商山曰觀水樓在一善曰月波亭殆不能與斯樓爭甲乙焉高麗恭愍王避紅巾南奔駐蹕于州遊是樓而樂之既還都御書篆手寫樓額三大字以錫州人通判申子展增大樓制以揭之至今輝映于甍棟間此則矗石嶺南之所無有也子展之作距今百有餘年其間守宰豈無治其楹桷板檻之腐撓

者蓋无級輒之穿缺者然人心不同曲修人事者苞苴問遺之爲意徒守規模者簿書期會之不暇誰肯用力於修舉廢墜以襮吾所畜之財用乎樓之日以頹圮無足恠已吾同年齊安金侯鏊由御史中丞綰左符于茲未數年政通人和仍歲穰熟且土田咸擭之訟一道之人投牒監司願歸于侯侯每當二分之際夙夜裁決伸者負者俱滿其意由是收貲之錢布充溢帑藏侯於是謀諸吏民改構斯樓遂以戊申三月日召募游手輪役吏戶基地則因舊而尋引丈尺頗有增損其崇廣頓加三

之一至其赤白之飾金泥之傍亦煥耀改觀才閱數月而衆功已訖州民耆幼瞻仰咨嗟咸以爲神焉越明年春侯抵書於僕曰願有述僕輒不自揆竊喜與淡菴牧隱二老聯名其間遂操觚而嘆曰侯之爲政廉平不苟動以法度其視曲修人事者不啻若狗彘其視徒守規模者不啻若僕隸吏民愛而敬之如見龔黃於千百載之下其爲一樓而興功豈不有餘裕哉況古來稱淳厚之俗無如是州其民可以易使乎況是樓之修非爲逸遊也非爲後世名也只毋墜舊規而止予抑僕益有所感

矣昔成化初身屬橐鞬從事于蔚山戎幕凡二朞嘗以事往來是州非一二遭至則必登是樓倘佯臚睨其東三十里即青鳧之境也渺靄祥雲藹之屬天直與周室有邰之慶同其久長其北十里則鵕山也逆萱千騎扼于險阻遂至崩奔僞將授首王氏之義氣大振于東南此戰爲之兆也西望豐岳氣充逢之先順後悖不得與六太師共享功名南望葛那山蒼翠撐空其烟雲草木宛帶金生學書揮洒之餘勢焉徒倚既倦必泛舟信棹灣碕曲渚溯洄上下或至於分與盡而旋凡樓之勝賞左

右逢原而所得者多矣今已二十餘年尚耿耿往来于胷中也倘使侯之大讎獲遂余南還之計則當以單僮匹馬再遊湖上與侯登樓話舊且賦詩以續夫州民之輿頌云

慶尚道左廂元帥府題名記

嶺之南慱大為諸道最而洛水乃中分其區焉髙麗時置元帥府于合浦洛東西州郡之兵皆為所隷至其季世乾綱解弛雲海沸騰冦賊之衝突無恒所以一帥府提兵遠赴東救則南擾南討則東陥疲於奔命而往来不相及濵海之地蕭然一空

言之可爲於邑朝鮮啓運島夷讋服南琛大貝充
溢尚方然而　祖宗安不忘危恢闡遠猷始分
左右道建左廂於慶州之境其後議臣不一革于
壬辰復于甲午又革于丙午又復于丁巳自是移
鎭蔚山遂合并于右廂屹然爲藩維之重焉
殿下十二年宗室進禮君以龍節蜺旌總戎于玆
余首忝爲賓佐時方大平教閱繕理之外無餘事
念前帥名氏不可泯沒欲一切表出之而無簡志
可稽有老校粗言其畧因得捌置以來三十有三
人遂緒次而疏諸策革復遷居之歲月幷注其下

因展而閱焉則有輕裘緩帶如羊叔子者勤儉耐勞苦如封常清者樸厚誠信如張洎儀者身常操鍊差彊人意如吳漢者忠勇如關雲長者公清如裴坋者雄武如狄天使者遂撫卷嘆曰吾乃今知題名之有益也其署於勸戒之義昭矣後來者歷指前人名氏而觀之如過上所云者則必舉手加額幸其居之同而希其德之類焉反是者則必欲唾罵塗抹詛其一動作之似也其勸之戒之矛既深且嚴矣哉惜夫當時書記㡬宜之闕其官六十餘年間三十三人除拜替罷謀謨建白之蹟一不了

乃也向非老拔之言其名氏亦何從而徵之是則
余及後余者之責也評事金某記

將星樓記

合浦爲縣在國之極南滄海之畬其外則對馬一
歧愽多諸夷也飄風而往來不能爲窮日之程自
元世祖東征日本始置元帥府于其地嶺之南大
小六十餘州皆受其節度逺于 本朝雖左右分
管而山海形勝城池厚完左厢不得同年而語藩
維之壯如是宜其有若干幹落星杭雲表而凌壓
氣臨睥睨而壯屯營也然而城中只一小樓在廳

事南短簷撓椽庳狹偪側殆為韓門鍾漏而設耳
非為其臨馳也噫前後爲連帥者不可以枚數其
經始規度算無遺策何獨不能於此耶意者勞成
卒興土木以成登陟觀玩之所非為將者之所急
也雖然在搶攘之時則可矣遭値　聖明謙讓
不揚不有高明之具游息之物其何以賁飾升平
之氣象乎況賓軍之事無日無之賓有饔餼獻酬
之節軍有教閱蒐獮之規苟無崇樓廣榭以迎候
控壓之非所以示三軍之威重也成化十有一年
冬綾山具相公以琱戈專甲建牙于茲未幾月而

飭貞子律夷欵于關猶且不忘暮夜之備身常提鍊不懈益嚴一日登小樓四顧而嘆曰城之雄勝若此而樓之儀形不稱何哉覘歷而志滯氣煩而憒亂不可以頃刻居也爰諮賓校程工議力撥召山僧寶印於泗州斥其舊址乃闢南廡間以構之中起三楹周以步檐梁㮰甍桷縱橫若神開閎洞開階級峻截既成而登則天增其廓地增其夷山海增其綿曠城池增其高深以至旌節葺纛戈矛組練頓生精彩至若日出鳳巖雲飛斗岾陰晴朝暮倏忽萬變凡所以奔走效于譙門之內者率與平

昔異觀焉於是軍吏爭來賀曰吾營之久吾帥之多吾樓之迮適在今公封疆利害議於斯軍旅賞罰決於斯賓客燕犒樂於斯公之咄嗟與神爲功宗直喜公之爲一樓而得與師之心李賛皇籌邊之作不能專美於古也故樂爲之書

滎川小樓記

邑于竹嶺之陽滎爲第二其山川明秀其邑居爽塏其民俗儉易往往製錦于是者類多君子人而其表表在人耳目惟河浩亭㴚崔公元濡鄭公習仁三人而已今守爲川鄭先生亦其齊驅者也以

親故辭臺府出爲是郡凡所設施似若有縣譜恂
恂以奉上煦煦以愛民偲偲以嫉邪用有畝之資
化易治之民譬若庖丁之以無厚入有間夫焉有
扞格之患哉不期年而政通人和暇日登字民樓
喟然曰郡爲使華賓客踰嶺往來之衝有使華必
有賓佐每當畏景窓櫳蒸鬱思欲濯清風而祛贅
忞使華在是賓佐何居遂環視館宇於東南隅得
冗舍一區乃柘而新之稍崇其柱傍繚以檻其下
鑿地爲池種魚數斗池中有島植以苦竹八九科
間以雜花蘭芷被其岸芙蕖冒其波方塗墍之始

余過而登焉蒼松伍伍籬落閑閑緑疇黃壠如繡
相錯映帶罇俎以至桑耘者不得休于蔭槃訴者
無患阻于障有助於勸督剖決之政爲不少於是
執酌而慶於主人曰世之守令儒者爲人所拘持
不克自振雖官府頹頓撑扶以了歲月而莫敢一
搖手剛者矜其智巧而輕用民力諉以承稟營繕
不休至使千室如被榜撻先生之爲則不然出於
餘力即舊而新因閭而廓一毫不以勞於民費於
督雖在郡朝者亦不知有是役也而過客得避溽
爲無虞於救暍茲其所謂仁人之舉也哉噫邅老

生而至有所作爲者動以先生爲法則庶乎爲賢守令矣

慶尙道地圖誌

爲將者不可不知輿圖也平時則已至於倉卒其山川險易道里遠近苟不目慣心熟則雖有方畧無所施矣我慶尙一道二面濵海本爾在極南實與島夷相望卒然短狐毒蜃出沒睥睨或追捕或救援馳檄徵發其能懸度而合宜乎余爲是懼籌于盛府命畫師寫一道廣輪張之廳事然後其名山大川邑落郵傳烟臺斥堠襟帶要衝之地瞭

然自前當今　聖明在上海不揚波然撤桑之計不可不豫萬一有警按是圖為策應之術豈無小補雖於山磎回互海岸隅隈户口多少未能毫分而縷析其視聚米擬端倪畫地陳梗槩者不可同日記也評事金某誌

善山地圖誌

輿地之有圖古也天下有天下之圖一國有一國之圖一邑有一邑之圖而邑圖之於守令為甚切焉盖其山川廣褎户口多寡墾田羸縮道里遠近於是乎有考焉以賦徵於民而均差其租庸調以

奉公上寧可少耶善州之地跨江東西縱橫以筭
幾百餘里號為坊村者大小凡五十餘新羅以來
世為大邑逮于今而田疇日闢生齒日繁毎歲財
賦之數視尚若星相埒焉爲守宰者苟失於檢括
勾稽則鮮不為強宗猾吏之所欺蔽者齊民之受
害可勝道哉宗直府人也枌榆之不保久矣歲丙
申承乏為府使叨莅吏民晝繡之榮於分已過夙
夜思念所以荅故鄉父老之望者惟在於均賦役
欲均之惟在於明簿籍簿籍已粗明矣又命畫手
悉其山川井落倉廨院驛繪之于一幅户口墾田

道里之數亦疏逐村之下旣咸使置之黃堂之壁一邑封域了了然盡在眼中每遇科斂調發之際先考其籍攷按是圖而與之裁闊狹則庶幾吾民得蒙一分之賜而強猾不能行胥聽於其間矣然豈敢以是為永久之規也哉成化十三年秋九月府使金某誌

朝鮮故黃胡安公神道碑銘

本朝之興將百年于茲其間號為大平賢相者才一二數而厖村黃翼成公為之冠至今人無貴賤稱之不置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

臣之謂也有如翼成之子孫苟能幹父蠱而食舊
德以不忝其所生則謂之世臣夫誰曰不可故判
中樞府事胡安公即其人也公諱致身字孟忠系
出乎南原府之長水縣高麗平章事崔洪胤之外
孫有諱均底者贈議政府參贊其子諱君瑞江陵
大都護府使贈議政府左議政江陵寔生領議政
府事世子師贈南原府院君諱喜即翼成公也公
乃翼成冢嗣妣楊氏清州人典書震之女贈貞敬
夫人公生而魁偉年甫五六騎牛李先生見之曰
眞英物也稍長能自課學不懈　太宗恭定大

王闕之謂翼成曰卿之子自力於為學可無愧董仲舒之下帷也因錫名董超授恭安府副丞後以其名不類晁錯改賜今名陞司宰直長其後累遷司贍注簿司憲監察戶曹佐郎司醞署令皆有能名宣德丙午拜刑曹都官正郎有勢家占齊民為奴婢積訟五十餘年公視事不踰月而決還良籍物論快之明年陞四品以西職兼世子翊贊後遷文資三品為判通禮門事兼尚瑞少尹癸丑擢承政院同副承旨居三年以事免俄拜禮曹參議移戶曹尋陞嘉善為中樞院副使轉漢城府尹

上聞其能剖斷枉直無間言甚器重之拜京畿都
觀察使舊例供進之物不分土宜守令責辦於民
爲弊已久卽進白于朝隨其所產以進民便之歲
滿拜慶昌府尹轉刑户曹參判甲子陞資憲户曹
判書改判漢城府事戊辰居貞敬憂壬申居翼成
憂服除拜中樞院使以賀聖節使赴燕京自
祖宗以來累請宋史于大明而未遂至是更付奏
以請公果得秘府一本以還 世祖時在潛邸
白曾山告于 宗廟錫公鞍具馬加從官一級
明年以本官兼都鎭撫天順丁丑拜忠淸道兵馬

節度使治形名撫士卒有古名將風公自少有射譽一日以習兵出畋矢貫獸而着于枯楂不可拔軍吏嘆服以為李廣之穿石不能加也召拜仁順府尹移仁壽府辛巳陞崇政判中樞院事未幾罷閑居數年成化丙戌公之弟烈成公令從者竊摘園柿以歸邀公共嘗公嘆其美及還園中實之鮮紅者盡矣方知見紿其相與歡謔多類此值世祖幸永膺大君之第聞之謂永膺曰吾兄弟友愛亦當如之即召公拜同知中樞兼都摠管時公年七十請致仕不允戊子陞崇祿今上即位

再度乞骸不允己亥判中樞府事明年又乞骸
上遣經筵史官敦諭就職越四年甲辰癸卒享年
八十八　上震悼爲之不坐朝者二日遣使吊
祭公始因門地見用而能以寬厚勤恪歷事累朝
位望崇重終始一節而壽未及翼成者才二歲
世祖每當巡幸必命公爲留都將亟稱之曰郭子
儀豈以忠信富壽子孫衣冠之盛可以擬之耶先
娶宗簿判事金淇女後娶黄象女生男九人女五
人曰事親麻田郡守曰事長武科僉知中樞府事
曰事賢中部錄事曰事兄武科司憲監察金氏出

也曰事忠振威縣令曰事孝登第今爲兵曹正郎
曰事恭武科今爲工曹叅議曰事義早卒曰事敬
内禁衛黄氏出也金氏女長適檢叅議禹孝新次
適判官蔡潭黄氏女長適漣川縣監安堯卿次適
護軍李九經次適承仕郎申叔檜内外孫男女凡
五十六人曾孫男女凡五十一人旣除喪二年正
郎來請墓碑之銘于宗直宗直辭而不獲遂爲詩曰
朅朅黄公鸞停鵠峙江陵之孫翼成之子非但貌
姿其德實似幼而希董錫名自天弘矢亦咸命中
應弦都官申枉時論稱快華問乃振長途云邁斗

標攸擢版曹連拜京兆部決又騰萬口赤縣昔淡
貞海細柳民免童穀戍無偷狗宋史紀傳帙逾數
百公賚以四 天子之錫爰告大廟賞賚有赫
偕宗烈戍友愛采篤園柹為戲司見湛樂聲徹九
重用勉華萼玉輦巡遊公必留鎮擬公汾陽終始
忠信教子若孫其笏滿床良辰吉日衎衎一堂三
達五福人實難俱公舉有之往牒所無鴻樞十載
入競為儀軻云世臣非公其誰累勤乞骸天不憖
遺餘終允洽泉亦有慶凡公後人盡圖于永

朝鮮故議政府左賛成李公墓誌銘

公諱坡字平仲韓山人稼亭文孝公之四世孫也
文孝與其嗣子牧隱文靖公相繼中元朝制科俱
爲圭齋歐陽公之門下使天下知吾東方之有韓
山由李氏之父子而東方之景仰山斗後世無異
辭者亦歸於二公焉文靖生贈領議政府事良景
公種善良景生領中樞院事文烈公季甸文烈遇
知我　世祖大王功載大常積累之澤益大以
逮公其中子也妣大丘郡夫人裵氏知鳳山郡事
浩之女也公生異凡兒年十五已涉獵經史通大
義又善綴文十七中司馬試十八登辛未科以校

書郎選爲集賢愽士累除應敎未幾試副知敎宣
府進知承文院轉司憲執義得第八年之間超至
通政年芳而位高人不見其驕矜色己卯丁文列
公憂服闋除世子輔德累判內資禮賓寺癸未由
僉知中樞府事擢拜承政院右承旨爲左爲都凡
三年朝夕啓沃裨益弘多 世祖嘗御便殿獨
召公引其手以龍顔摩其面時 世子侍顧謂
曰此他日汝臣也其勿忘遂命親酌以飮之陞嘉
善漢城府尹轉戶曹參判戊子九月 睿宗即
位如京師請承襲而甲午丁大丘憂居廬三年既

除以同知中樞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遷吏曹參
判甄拔人才各當其器　上以平安一路乃天
使經由之地須用有風采善應對者乃加公資憲
爲觀察使明年以事罷還知中樞府事兼都摠管
藝文館提學又如京師賀正庚子拜禮曹判書一
日入侍經筵退食賓廳　上令中官賫烏犀帶
一腰以賜曰深嘉卿與禮三載無有過擧且供職
之暇能不忘經史遂超加崇政臺諫交論其不可
上批其疏曰論人不論級乃予平日之志勿復言
公素稱該識典故儀禮尤其所長凡朝廷大禮古

制雖存而疎簡可疑者公必商度古今務合於理
貞熹王后之喪事多倉卒公能節其變通永寧殿
用樂與　宗廟異公啓臣嘗記　世祖之言
於穆清廟祀文王之詩而用之郊用之廟我國保
大平定大業之樂通用於　宗廟永寧殿亦可
也臣觀龍飛詩非徒述　太祖之功兼記桓王
已上四祖之德永寧殿用樂合依　世祖之敎
上以為然壬寅南至日　命公制黃鍾管實灰候
氣氣至而灰果飛其慱洽類此在禮曹凡六年乙
巳三月拜議政府右賛成俄陞為左明年二月某

日以疾卒享年五十三訃聞　上震悼為之輟
朝二日罷醫官之不以疾來啓者吊祭賻贈一如
舊式公天資豪邁宏豁聰明絶倫善於談論平居
未嘗讀書而性理之源及歷代興亡治亂言之亹
亹嘗於宣政殿　上令諸宰論難庸學宣城盧
公思愼首發性道教三字次以理氣先後二書表
裏往復不已公應之如響　上曰非李判書不
能東人氏族世代雖微者皆辨其支派高麗諸科
以來至于今其榜某壯元某第幾名枚數之不誤
一人前後迁除俱帶館閣歷叅知舉得士甚多行

東萊公麟趾常以公輔許之公亦自期焉總長孫
卿而遽辭聖明悲夫公娶鈴平尉尹李童之女
太宗大王外孫也子二人長夭次德潤尚瑞院副
正長女二人季夭長適富平教授鄭洙生一子正
長娶寶城郡守李儐之女生四男是年四月某日
將窆于某原銘曰
韓山之李稼蘿其根牧又濯濯碩大以蕃歐韓今
闡揚于天下世以趾美公其肖者少而充積英華
騂然累遺　聖明鵬路翩翩金鑾迪簡爰長喉
舌天不違顏奚啻咫尺便殿橫經膏獎寵勿寅清

堂中展也楊擢通天之犀絢耀周行堂堂槼度允
合巖廊天公何酷不使期頤刻詩寵石維昧之詒

俞處士墓誌銘

成化十八年壬寅冬十一月初三日咸陽省谷之
處士俞君卒于家得年八十有二其孤好仁以宗
直相從於文苑甚久且曾爲郡大夫知厥考爲詳
故弄以書乞銘嗚呼其可辭諸君諱蘊字某高靈
縣人其遠祖迪孫爲吏于縣子松奇以一户三丁
免吏籍松奇四世孫甫仕至通禮門祇候甫生堅
伺軍器少監堅伯生信監門衛中領郎將即君之

考也妣徐氏保勝郎將安敬之女達文三年辛巳
六月日君生于全羅之長水縣早孤徐夫人撫之
使就業既長通經書大義屢從鄉薦達不得志遂
絶意榮利而甘於澹泊一畝之宮一簞之食晏如
也性又醞籍與物無競故鄉黨愛之無間言中年
喪其耦再壻於咸陽李氏之門因家焉有子三人
年未壞齒輙教之以詩書開導誘掖不資外師好
仁中司馬試大播華間未幾登第還鄉余方爲郡
大合俞李二氏之族黨設榮宴于公堂君蒼顔素
髮醉而起舞新恩具袍笏戴賜花與歌妣數人左

右挾掖焉一郡来觀者咸咨嗟歆豔由槐院大常
選入蓬館昵侍　經幄其季好禮踵兄有詩名亦
以司馬高弟雄賢關今夫搢紳士大夫一身已致
休赫而縱子弟於琴棊伎術之中異時祖先之基
業蕩然無遺者或有之其視君為何如也俞氏之
先世不甚顯自君之子孫其昌矣予君之未卒郡
以尊年聞于朝卒之明年四月将仕之命始下嗚
呼可哀也已君前配陳氏司直普祥之女後配李
氏録事節之女三男四女並李出好仁其長也好
仁娶李敏道女生二男曰瑍曰琫好義娶朴碩女

生一男曰琈好禮娵劉永壽女長女適某次適某
二女在室以明年十月某日窆于某原銘曰
不能自膏而發於嗣斧藻德學方將未已人或不
知以爲辭角我明其自用誌玆石

金處士孝門銘

成化十八年壬寅春前執義金先生孟自清道遣
其子驥孫馹孫從余問學且以書索銘其先君子
孝行之碑其言曰先公諱克一金海人也金海故
金官國始祖首露王前史不詳其所自出以為金
卵入金合從天而降遂以金爲姓傳至十世末王

伉亥以其地降附新羅子孫皆從大角干金庾信
乃其後也居故國者世為州吏高麗時有名管者
始應科目登于朝管生文淑經德齋生文淑生伉
都制庫判官伉生滑義興縣監是吾先公之考也
公幼有至性祖父閑居鄉里凡有出入必奉杖屨
以隨跬步未嘗離祖父晩年畜二妾祖母朴夫人
有不協意往往不食合饍八年亦不食待其飯亦
飯祖父日以琴歌飲博自娛或繼以夜每食公手
具饌羞必有酒肉與吾先妣相儆戒思所以悅耳
目樂心志者無所不至永樂丙申春祖母病疽良

苦公親吮其血而愈及秋以他疾終合勾飲不入口幾至滅性卜葬于豊角縣之境距家三十里仍廬其側每朝夕奠後必以草屨徒步來省父所而返雖隆寒暑雨不少懈也越五年庚子祖父寢疾泄利不常公意其為嗜酒爛腸所致貯之器埋于地尋出嘗之知必危大戚及歿合窆于祖母之兆哀毀踰前喪每晨夕伏墓側逮闇不止有虎來蹲其傍不怕餒之以祭所徹之食去而復來未嘗為害里人異之自居廬以來凡關家事皆置不問直杖不出洞口既服闋奉事祠堂益虔得異味節物

不薦則不敢食待客應事雖倉卒未嘗坐父母平
日之坐事二庶母加於父在時飲食衣服所資毋
給及死葬送盡禮心喪至期每遇時祭必以紙錢
祔焉公性恬靜不求仕宦公外舅嘉善漢城府尹
李公曄方在朝勸公仕公辭以親老不願一日離
也遂終身白衣唯日日淨掃一室整冠危坐讀小
學書教子弟必稱張公藝以勉之與里中人作睦
族契凡禍患相恤昏冠相慶春秋吉日徵逐宴遊
俱有節目鄉隣執友之死必以情好隆殺其弔賻
且不進酒肉雖於婢僕賤微亦然故一旬內食不

過二三日享年七十六而卒前郡守李𥓲具書狀聞于朝後郡守趙嶔承朝旨旌其閭孟令謝事還故丘慨公之行不鐫于石無以昭焯于後世顧君筆之以慰我顯親之册悃焉宗直拜而復曰孝爲百行之首公之純篤如是可與曾參黔婁頡頏於千載矣吾聞有德者必有後旣有先生以爲之嗣而先生昆季之子又將嶄然出頭角趾美其業者不一是能有後矣宗直無狀幸今謬玷太史氏之列記載其事也況長者有命敢辭諸遂錄先生之書而係之以詞曰

人有懿行孝莫爲先誰無父母鮮矣克全金官遠
裔乃有斯人髫齔秉誠白首愈新參乎不愧婁也
思齊神物亦感來衛其棲二庶之終心哀以期益
皆大者其餘可知公藝百忍公則裕如一句九齡
豈勉彊且潛德有報繁天之定有子有孫聲實俱
稱宜其引之裒裒公卿我作此詩爲勸孔明

雞川君孫公墓碣銘

公諱昭字日章雞林孫氏實大樹部之遠胄也曾
王父諱玄儉檢校中樞院副使王父諱登贈戶曹
參議考諱士晟贈純忠積德補祚功臣嘉善大夫

兵曹叅判雞城君妣曰貞夫人權氏雞城餘奮起
鄉曲卓然樹立公生而英敏濡染庭訓己卯春嗣
登賢科選入承文院漢文寫字為儕輩冠時雞城
除知事公在南床父子為同官一院以為美談累
遷博士轉承政院注書癸未春魁文藝試陞成均
注簿俄移司憲監察進兵曹佐郎丁亥春拜宗廟
署令夏李施愛叛於吉州朝廷討之平虜將軍朴
仲善舉公為從事時公之兄旭奉使到咸興為賊
所執公廉幾求其屍毅然無難色在軍中能賫籌
畫仲善以濟事得旭積屍之中返葬故原凱還

策功二等爲精忠出氣敵愾功臣錫之土田臧獲
超授內贍寺正未幾陞通政章服易襯己丑夏以
親老乞外爲星州牧使考滿召拜工曹參議冬陞
嘉善爵雞川君因贈三代明年夏又乞拜安東大
都護府使丙申冬又乞拜晉州牧使公廉明慈恕
且長吏材連治三大州其政始終如一吏民至今
有去後之思爲晉州之明年丁父憂庚子春服闋
復封君公在服中積毁成疾至是浸重謁告還安
康縣之村墅醫治不效甲辰二月上章辭職
上特命依佐命功臣長興府院君馬天牧之例許

退休而祿俸仍舊三月初七日甲午卒年五十二
贈謚襄敏公官庀葬事賵賻如式公娶豐德林氏
生五男曰伯暾曰仲暾曰叔暾曰季暾曰閏暾女
三長適進士琴元亨先公死次二人幼以甲辰六
月二十七日葬興海郡達田里待陰山之原既卒
事碣于墓伯暾等以書請銘於同知中樞府事金
宗直宗直再與公同科第又同選承文院遂為三
十年之執友知公為詳義不可辭銘曰孫啓大樹
其來綿綿將二千載公又赫然擢由桂籍形在凌
烟原隰之裒首丘言旋三州去思久而新焉所贏

耆德所少者年不及于秊何辜于天刻詩墓石以
喻後賢

遊頭流録

某生長嶺南頭流乃吾鄉之山也而遊宦南北塵
埃汩沒年齒已四十尚不得一遊焉辛卯春持左
符于咸陽頭流在其封内嵬然蒼翠擧眼斯得而
凶年民事簿書倥偬殆二期又不敢一遊焉每與
俞克己林貞叔語此未嘗不介介于懐今年夏曺
大虛自關東來從余讀禮及秋將返于庭闈而求
遊玆山余亦念羸瘵日增脚力益衰今年不遊則明

年難卜況時方仲秋雰霾已霽三五之夜翫月於
天王峯鷄鳴觀日出明朝又周覽四方可一擧而
兼得遂決策遊焉乃邀克已共大虗按壽親書所
云遊山具稍增損其所賫十四日戊寅德峯寺僧
解空來使爲鄉導韓百源請從遂歷嚴川憩于花
巖僧法宗尾至問其所歷阻折頗詳亦令導行至
地藏寺路岐舍馬著芒鞋策杖而登林壑幽窅已
覺勝絶一里許有巖曰歡喜臺大虗百源上其巓
其下千仞俯見金臺紅蓮白蓮諸刹訪先涅菴菴
負峭壁而構二泉在壁底極冽墻外水自半巖鈌

沕漣緲而落盤石承之稍坳處瀅然渟滀其罅生赤楊龍須草皆數寸傍有磴路繫藤蔓一條于樹攀之上下以往來于妙貞及地藏宗云有一比丘結夏孟蘭盆後雲遊不知所向種小瓜及蘿蔔於石上有小砧杵糠粃數升許而已訪新涅無僧亦頁峭壁蒼東北有巖曰獨女五條離立高皆千餘尺宗云聞有一婦人累石巖間獨捿其中鍊道冲空故為號云所累石猶存栢生巖腰欲上者捋木挽其栢迴繞巖闕背腹俱盪磨然後達其頂然不能辨命者不能上從吏玉崑從聳山能上而趦足虛

手予嘗往來山陰望見是巖與諸峯角出若拄天
然今而身跨茲地毛骨㦧然怳疑非我也稍西迤
抵古涅菴日已曛矣議論臺在其西岡克巳等後
余獨倚杖于三盤石香爐峯彌陀峯皆在脚底空
云崖下有石窟老宿優陀居之嘗與三涅僧居此
石論大小乘頓悟仍以爲號少選寮主僧荷衲來
合掌云聞使君來遊何在空目僧休訖僧面稍赤
余用蒙莊語慰籍云我欲煬者爭竈舍者爭席今
寮主見一野翁耳豈知某爲使君空等皆笑是日
余初試險步幾二十里極勞憊熟睡夜半而覺月

菁疑作蒨

色吞吐諸峯雲氣騰湧余默禱焉己卯黎明益陰翳寮主云貪道久住此山以雲卜之今日必不雨余喜藏擔夫遣還出寺即行蒼藤深菁中大木之自斃者顛仆于磎徑因爲略彴其半朽者枝條猶拒也若行馬然挽出其下度一岡空去此九隴之第一也連度三四得一洞府寛閑奥邃樹木蔽日蘿薜蒙絡溪流觸石曲折有聲其東山之脊也而不甚峭峻其西地勢漸下行二十里達于義呑村也若携鷄犬牛犢以入刊木墾田以種黍稌麻菽則武陵桃源亦不多讓也余以杖叩澗石顧謂克

已曰嗟乎安得與君結契隱遁盤旋於此耶使之刮苔蘚題名于巖腹度九隴訖便由山脊而行行雲低拂簀子草樹不雨而湿始覺去天不遠也不數里循脊南乃晉州之地也烟霧彌漫不能眺望抵清伊堂以板為屋四人各占堂前溪石上小憩自此至永郎岾道極懸危正如封禪儀記所謂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攀挽樹根始能下上日已過午始登岾自咸陽望此峯最為峻絕到此則更仰視天王峯也永郎者新羅花郎之魁領三千徒遨遊山水嘗登此峯故以名焉少年臺在

峯側蒼壁萬尋所謂少年宣永郎之徒欲余抱石
角下窺若將墜也戒從者勿近傍側時雲霧消散
則脚下重山之東西谿谷開豁望之無雜樹皆杉
檜松栢槁死骨立者居三之一往往間以冊楓正
如圖畫其在岡脊者困於風霧枝幹皆左靡拳曲
雲髮飄颺去海松尤多土人每秋採之以充貢額
今歲無一樹帶殼苟取盈則吾民奈何守令適見
之是則幸也有草類書帶柔韌而滑可藉以坐卧
在在皆然請伊以下多五味子林密而到此無之
只見獨活當歸而已歷蠏踰嶺傍有船巖宗云上

古海水懷褰時船繫于玆巖而螃蠏過之故名余
笑曰信汝之言其時生類盡攀天而活耶又丞登
南登中峯山中凡隆起為峯者皆石獨此峯戴土
而端重可以布武焉稍下步憩馬巖有泉清冽可
飲值歲旱使人登此巖蹈躪便旋則必致雷雨余
前年及今夏遣試之頗驗晴時乃登天王峯雲霧
蓊勃山川皆闇中峯亦不見矣空宗先詣聖母廟
捧小佛呼晴以弄之余初以為戲問之云俗云如
是則天晴余冠帶盥洗捫石磴入廟以酒果告于
聖母曰某嘗慕宣尼登岱之觀韓子遊衡之志職

事羈纏顚莫之就今者仲秋省稼南境仰止絶峯
精誠靡阻遂與進士韓仁孝俞好仁曺偉等共躋
雲梯來詣祠下屛翳爲祟雲物餙餾遑遑悶悶恐
負良辰伏丐聖母歆此泂酌報以神功致令今月
之夕天宇廓然月色如晝明日之朝萬里洞然山
海自今則某等獲遂壯觀敢忘大賜酹已共坐神
位前酒數行而罷祠屋但三間嚴川里人所改創
亦扱屋下釘甚固不如是則爲風所揭也有二僧
繪畫其壁所謂聖母乃石像而眉目髻鬟皆塗以
粉黛項有缺畫問之云 太祖捷引月之歲倭

冠登此峯斫之而去後人和黏復屬之東偏陷石壘
空等所弄佛在焉是號國師俗傳聖母之謠夫又問
聖母世謂之何神也曰釋迦之母摩耶夫人也噫有
是哉西竺與東震猶隔千百世界迦維國婦人焉得
為玆土之神余嘗讀李承休帝王韻記聖母命詵師
註云今智異天王乃指高麗太祖之妣威肅王后也
高麗人習聞仙桃聖母之說欲神其君之系創為是
談承休信之筆之韻記此亦不可吾徵矧緇流妄誕
幻惑之言乎且既謂之摩耶而汚衊以國師其褻
慢不敬孰甚焉此不可不辨日且昏陰風甚顛東

西橫吹勢若撥屋振嶽嵐霧氫入衣冠皆潤四人皆枕籍祠內寒氣徹骨更襲重綿從者皆股戰失度令燒大木三四本以熨之夜深月色黯黮喜而起視旋爲頑雲所掩倚壘四瞰六合澒洞若大瀛海之中乘一小舟軒昂傾側將淪干波濤也笑謂三子曰雖無退之之精誠知微之道術幸與君輩共御氣毋浮游混沌之元豈非韙歟庚辰風雨猶怒先遣從者抱香積寺具食令披徑路來迎過午雨少止石矼滑甚使人扶携椎轉而下數里許有鐵鎖路甚危便穿石穴而出極力步援香積無僧

已二載澗水猶依刳木潺湲而落于槽窓牖闌鎻
及香槃佛油宛然俱在命淨掃焚香入處之薄暮
雲靄自天王峯倒吹其疾不容一瞥遙空或有返
照余舉手喜甚出門前盤石望薩川蜿蜒而諸山
及海島或全露或半露或頂露如人在帳中而見
其髻也仰視絶頂重巒疊嶂不知昨日路何自也
祠旁白旆南指而颺蓋繪畫僧報我知其處也縱
觀南北两巖又待月出于時東方未盡澄澈復寒
凜不可支令燒榾柮以熏屋户然後就寢夜半星
月皎然峯巳曉日升暘谷霞彩暎發左右皆以余

囷劇必不能再陟余念數日重陰忽爾開霽天公之餉我多矣今在咫尺而不能勉強則平生芥滯之胸終不能盪滌矣遂促晨餔褰裳徑往石門以上所履草木皆帶氷凌入聖母廟復酹而謝曰今日天地清霽山川洞豁實賴神休良深欣感乃與克己解空登北壘大虛已上板屋矣雖鴻鵠之飛無出吾上時因新霽四無纖雲但蒼然茫然不知所極余曰夫遊觀而不得其要領則何異於擁夫之見盡先望北而次東次南次西且也自近而遠可乎空頗能指示之是山自北而馳至南原首起

為般若峯東迤幾二百里至此峯更峻拔北蟠而窮焉其四面支峯喬壑競秀爭流雖巧曆不能究其數見其雉堞若鬼而繚者咸陽之城歟青黃膠戾而白虹橫貫者晉州之水歟青螺點點戾而橫矗而立者南海巨濟之群島歟若山陰丹谿雲峯求禮河東等縣皆隱於襞積之中不得而視也山之在北而近曰黃石安陰曰鷲巖咸陽遠曰德裕咸陰曰雞龍公州曰走牛錦山曰修道知禮曰伽耶星州東北而近曰皇山山陰曰紺嶽三嘉遠曰八公大丘曰清凉安東在東而近曰闍崛宜寧曰集賢晉州遠曰毗瑟玄風曰雲門清道

曰圓寂(梁山)東南而近曰卧龍(泗川)在南而近曰瓶要(河東)曰白雲(光陽)西南而遠曰八顚(興陽)在西而近曰荒山(雲峯)遠曰無等(光州)曰邊山(扶安)曰錦城(羅州)曰威鳳(高山)曰毋岳(全州)曰月出(靈岩)西北而遠曰聖壽(長水)或若培塿或若龍虎或若飣餖或若劒鋋而唯東之八公西之無等在諸山稍為穹隆也雖立嶺以北縹氣漫空對馬島以南蜃氣接天眼界已窮不復了了也使克己志其可識者如右遂相顧自慶曰自古登此峯者有矣豈若吾曹今日之快也下壘距磴而坐酌數盃日已亭午望靈神坐高臺尚遠丞穿

石門而下登中山亦土峯也郡人由嚴川而上者以北第二峯爲中自馬川而上者䶕峯爲第一此爲第二故亦稱中焉自是皆由山脊而行其間奇峯以十數皆可登䶕與上峯相埒而無名稱克己曰自先生名之可矣余曰其於無徵不信何林多馬價木可爲杖使從者揀譖而至者取之傾史盈一束歷䶕峯抵沮洳原有楓樹當徑屈曲狀根關由之出者皆不俛僂原在山之脊也而夷曠可五六里林藪蓊茂水泉縈迴可以耕而食也見溪上草廠數間周以柴柵有土炕乃內廂捕鷹幕也余

自永郎岾至此見岡巒處處設捕鷹之具不可勝
記秋氣未高時無採捕者鷹隼雲漢閒物也安知
峻絕之地有執械豊蔀而伺者見餌而貪猝爲羅
網所絓傺鏇所制亦可以儆人矣且夫進獻不過
一二連而謀充戲玩使鶉衣啜飧者日夜耐風雪
跧伏於千仞峯頭有仁心者所不忍也暮登唱佛
臺巉巉斗絕其下無底其上無草木但有躑躅數
叢羚羊遺矢焉俯望荳原臯麗水臯蟾潗之委山
海相重盃爲奇也空指衆壑之會曰新興寺洞也
李節度克均與湖南賊張永已戰于此永已狗鼠

也以負險故李公之智勇而不能禁遏其奔迸卒為長興守之功可嘆已又指岳陽縣之北曰青鶴寺洞也噫此古所謂神仙之區歟其與人境不甚相遠李眉叟何以尋之而不得歟無乃好事者慕其名構寺而識之歟又指華東曰雙溪寺洞也崔孤雲嘗遊于此刻石在焉孤雲不羈人也負氣槩遭世亂非惟不偶於中國而又不容於東土遂嘉遯物外溪山幽閑之地皆其所遊歷世稱神仙無愧矣宿靈神寺但有一僧寺之北崖有石迦葉一軀 世祖大王時每遣中使持香其項有缺亦

云爲倭所斫噫倭眞殘寇哉屠剝生人無餘聖母與迦葉之頭又被斷斬豈非雖頑然之石以象人形而遭患欤其石膚有瘢似燃燒亦云劫火所焚稍加焚則爲彌勒世尊石痕本如是而乃以荒怪之語誑愚民使邀來世利益者爭施錢布誠可憎也迦葉殿北峯有二巖突立所謂坐高臺也其一下蟠上尖頭戴方石闊纔一尺浮屠者言有能禮佛於其上得證果從者圭崐廉丁能陟而拜予在寺望見亟遣人叱止之此輩頑愚幾不辨菽麥而能自判命如此浮屠之能誑民乘此可知法堂

有蒙山畫幀其上有賛云頭陀第一是爲抖擻外
已遠塵内已離垢得道居先入滅於後雪衣雞山
千秋不朽傍卬清之小篆乃匪懈堂之三絶也東
砌下有靈溪西砌下有玉泉味極甘以之煑茗則
中冷惠山想不能過泉之西壞寺巋然此古靈神
也其西北斷峯有小塔石理細膩亦爲倭所倒後
更累之以鐵貫其心失數層矣壬午早起開户見
蟾津潮漲久視之乃嵐氣平鋪也食罷並寺之西
北憩于嶺上望般若峯約六十餘里而兩足盡重
筋力已竭雖欲往觀不能強也徑由直旨而下道

盖懸危攀樹根緣石角數十餘里皆此類也面東
而仰視天王峯若咫尺矣竹梢或有實皆爲人所
採松之大者可百圍櫛立嵌巖皆平日所未見既
下峻趾二壑之水所合其聲噴放振搖林麓澄潭
百丈遊魚識識余四人掬水潄齒沿崖曳杖而行甚
可樂也谷口有野廟僕人以馬先候焉遂更衣乘
馬抵實宅里父老數輩迎拜道左云使君遊歷無
恙敢賀余始喜百姓不以優遊廢事罪我也解空
往君子寺法宗往妙貞寺大虛克己百源往遊龍
遊潭余則踰登龜岾往還郡齋出遊纔五日而頓

覽留月洞祥觀處廊齋泰雖妻孥支吾視我亦不似
昔日矣嗚呼以頭流崇高雄勝在中原之地必先
嵩岱天子登封金泥玉牒之檢升中于上帝不然
則當比之武夷衡岳博雅如韓昌黎朱晦菴蔡西
山修煉如孫興公呂洞賓白玉蟾聯裾接踵彷徉
棲息於其中矣今獨為庸夫逃隸竄籍學佛者之
淵藪吾輩今日雖得登覽一遭償平素之願而
繩墨悤悤不敢訪青鶴歷五臺遍探幽奇焉夫山豈
茲山之不遇耶長詠子美方丈三韓之句自不覺
神魂之飛越也歲壬辰仲秋越五日書